



韻語陽秋卷第六

冊陽葛立方常之

老杜卒於大曆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
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
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
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
三賦帝竒之待制集賢院設矣其後又進西嶽賦
序云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
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
西嶽賦在天寶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

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
追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
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
獻西嶽賦時也

李太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
鄒衍復齊來予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
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
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之名上谷郡圖
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
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為名皇甫松有登

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六丘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
顏使我千載悲其跡必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五刑魏將食子徇軍功骨肉且
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
孤獸猶不忍况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
忍於麇故魯直懷荆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麇樂羊
終媿巴西陳無已啓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
於放麇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是也然屬麇於秦西
巴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
悞作孟孫用無已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為巴西

亦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小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
姬如陳為楚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九婦人皆稱
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
謂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
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王僧繇為姬
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襄江摠為姬
人怨服藥詩所謂妾家邨邨好輕薄特念僊童一
丸藥是也

聖祖上字嫫名書如州縣之縣者官架也若州縣之

孺 扇 藥
一作耳 一作散

憂

縣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
曰獻終襲吉即官在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
侍宴詩曰回鑿獻因擬世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
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
眉州詩云家愛方休村皇慈更徹縣則當作平聲
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九
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
辨大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
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之序

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
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
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為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
逸之言何所據耶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揚妃花奴謂汝
陽王璉也及觀和揚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
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悞爾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
所謂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
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

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也亦以生紫為袷囊綬之
服外加於左有則所謂荷紫者非菱荷之荷乃負
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着紫荷囊相
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囊簪筆
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
着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不知晉書荷紫
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
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
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

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
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
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
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世俗大率追
儉之意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問并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問得詔震汗
不引决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决使
者許之而之問荒怪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
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共域則之問

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
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
豈史之誤歟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
眉不想西家樣餒腹還二子消太平寰宇記載西
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
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興東鄰而東坡代人
留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笋飛離歌唱徹萬行啼
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
所言不同豈為韻所牽耶

杜子美栢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為栢者又以為正節按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方是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節為邛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栢學士茅屋栢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為學讀書爾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為國子博士東坡所謂汗流浹籍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祭詩乃云公文為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為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荆門韓入為博士崎嶇從羈輪觀其游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浹之列何耶韓集有送區弘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彛訓或

從違我念前人譬對非落落以斧斤引繩微雖有不
逮驅駢駢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
道之質蓋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
勿脂韋業成志立來頌頌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
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證云冊即弘也未知孰據爾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
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
為公孔子不為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
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岩幽後云天公恠兩
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

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僊非謫乃其游
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為一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
千秋繫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
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審公告天公
之言甚其辭以讚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岩
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
孟各居天末方爾未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
不成龍歸來伴九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

如蓋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於仕進者然
當時慢悔力士略不為身謀旋致貶逐而曾不悔
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頲為益州長
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
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遙曰漢家
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
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
五觀音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
也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曉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

兩章對秋水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
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
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
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以元
氣為根無乃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借華星章
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
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
者疾人以新聞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為名余觀張
籍白頭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

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
云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
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
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
憐伊惜紅顏美少年則是言男為女所棄而作與
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採稻舖糲不
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
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
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

寶應年者言其出也雪裏江船渡風前迳竹斜寒
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
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檜本於何少
府之詩也草堂少之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
乞果栽於徐少知微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
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
堂賞不到則戲而為詩曰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
賞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
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
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

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
 曰尚念四松小蔓早易拘纏送韋即歸成都則曰
 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
 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端每致意如此及成
 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
 忍竟捨此復來難逢燕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
 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
 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
 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
 此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閣三年公

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公居草堂者僅
 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
 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
 載而草堂之名與甘山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為不
 朽之傳蓋公之不去下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干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
 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
 乃躬自陷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
 一病訖不痊是已咄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
 奴下潦上乾如渴鳥韓子作志還自屠白笑未竟

為石

卷之六

人復吁蓋為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燒人金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金丹試藥以自斃乎則白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必然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袞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疇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第六

韻語陽秋卷第七

丹陽 葛 立方 常之

杜牧張祐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恩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冤三千賓客摠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為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絕云朱英意在強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旦

棘門奇禍作自貽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贏為
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
妻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
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爾居亂世而愚則天下
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
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極世之意不得伸
而至於此乎賈生論長沙傳渡湘水為賦以吊之
所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諫

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
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
言則是以亂世為不足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
欲為文帝不能用者以絳灌東陽之屬譏之爾故
誼之賦有云鎔錡為鈍鉞刀為鋸幹棄周鼎寶康
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者雖然勃也嬰也
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
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耶

李太白至邨鄂登城樓詩云提携袴中兒杵臼及程
嬰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

卷之七
袴中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
矛盾左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世耶
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
武為後趙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
朔趙括等朔之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
年景公有疾立趙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
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
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
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及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
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

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
未知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為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紱
起於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生聞道
州之貶投業而叫闔賢士捨驛名之同擄辭而頌
德可以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之諫臣論乃極口
貶之何哉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諫位不為
不久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之
視秦人之肥瘠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
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他

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
言客屢諫之第醉以酒而不答蓋其意有所待也
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延齡而城伏蒲之疏始上
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正元歲云暮
朝有曲如鈞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且曰事不
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城為諫議以正
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
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道是陳蓋退
之諫論乃在止裴延齡為相之前而三子頌美之
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爾

唐明皇少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
君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
搖草九重藏既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蓋是
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
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
李林甫用事則盤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
無所不至猶以為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
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
不亂乎

宋之問方其諂事太平公主也則為賦以美之曰孕

靈娥之彩輝嫠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
詣結至宴飲其園亭為詩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
僊來月宇空玳梁翻賀燕金埒倚晴空姦傾既露
甚間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之家而告其
私規以贖罪之問亦含齒戴髮者所為何至如是
乎

張均張均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材覬
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均而奪
於楊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均相祿山
而均亦受偽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

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一一二籍踰青瑣身衛照
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為中書舍人
刑部尚書時也贈均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
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一均尚寧親公主禁
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
而乃戮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
哉

晉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碑領幽州求諶
為別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
春林瘁此秋棘言諶奔已而就匹碑也厥後琨命

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
衆赴匹碑繼為匹碑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
謀哉觀再贈謀云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
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謀而救其
急而謀殊不領也琨既被害謀始上表以雪其寃
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豆彥範任其事敬
暉崔元暉袁恕已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
即陳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
飛者誠為社稷之奇勲然尚有可恨者焉薛季昶

勸除武三思而彥範乃謂如批上肉留為天子籍
手彥範輩豈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
謂三思方烝亂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為苟
誅三思必不利於已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
殺身之既實自取之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反
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
先事僅能言留禍啓臨滿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
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
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

雲攀殿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為韻語以聲其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傳游藝用事故盧照隣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姦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污尚方之劍乎宋景文云朱游笑氣凜生風濱死心言悟帝聰殿檻不脩旌直諫文昌依舊漢三公心乎去佞如拔山也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擊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為汝從中起漢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為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誅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為

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
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文潛後有一
絕云登壇一日冠群雄鍾室倉皇念崩通能用能
誅誰計策嗟君終自媿蕭公

韻語陽秋卷第七

新刊韻語陽秋卷第八

丹 楊 葛 立方 常之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為侍中金蘭之義素為武物
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懼之情
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炯也觀陵海上勸武使
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
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
者則不然盡辭詬詈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
以節義臨之幾使惡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厚也後
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

功顯於漢室雖古竹鳥羽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
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胡飲月窟冰飢飡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陰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
血蓋亦是意爾

張祐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還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
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柱
虎口舌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
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廬
陵王為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
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

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
嬖陳易吊為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
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
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昌溫之言稱
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鳴
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
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
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為皇太子
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為皇太子岑
長倩格輔元皆事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牴牾耶

漢元帝時汝恭石頭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薰猶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為已助代玉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怨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於忠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荆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儻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許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

遂伴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鉄上章乞收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翁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衰城野斜徑橫秋陂况不禁樵采茅苾無子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_上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_上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也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

記上下數千年始如目覩可謂孤枝初遭李陵之
 既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
 之書以據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
 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
 睢蔡澤則曰二子不相克為能激乎於季布則曰
 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
 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
 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
 右親戚不為一言而豈意焉則荆公釋憤悱之言
 非虛發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
 沈麟頓挫揚雄枚臯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於
 崔魏班揚又云氣鬪岳賈壘日短曹劉壻贈韋左
 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
 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切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
 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
 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
 守御床其忠盡亦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譙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為天
 子故云公譙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

之命公知衆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黎詩已
有願我賢主人與天享魏之語則黎豈復有心
於漢耶黎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
卷甲倒戈以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
操以黎為軍謀祭酒則以腹心委之矣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
君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尚可得其髣髴
初僧誓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
希聲祈使援已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
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泝泝

人遂得召隱操蓋不足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
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卧東首上伏
犧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
之位質之象數有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
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
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恠誕如此其人
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
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
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為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阼靈運已崩搖異同非毀執政矣暨文帝召為祕書監

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無度為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趨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褊躁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榦日翫三春英居常以待終處

順故安肱不知桃墟之洩能處順乎五羊之既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王荆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々鄒魯後於此獨先覺又云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沂顏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上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伶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符嘗過其墓而悲之曰万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羸餘但自苦爾故接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

氣薰蒸仰視飛鳥點七 在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
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
軍沒而援貪進不止方且擐鞍嬰鏢被甲請行遂
抵壺頭之困劉夢得純伏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
累翻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
是夢得為司馬時經歷故篇首言蒙七 篁竹下有
路上壺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羆所獲
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与俱歸此
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七 得玉璜

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尚書大
傳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
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
剖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
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只曰盍歸乎來由
文王至於孔子五丁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
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與
周蓋非碌々佐命者之可擬也而司馬遷乃撫或
者之論謂西伯拘美里斯以宜生闕天招呂尚求美
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

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哉歐陽詹云論
兵去商虜講德與周道者沽未遇時何異斯川老
余北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漁
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鈞無所
取渭川一鈞得三公一以為傾商政一以為鈞三
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
始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
之兵與矣故劉夢得嘗為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
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

能君覆載之中乎然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
半射落掩捨星又云泰山沉冠六十年旅祭不饗
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
悟本軍之將也方為師道也陽穀以當魏博乃倒
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何福其地而乃以
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情叛其君神叛其
主豈非以此於者以此於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為左相李林甫為右相高適各有
詩上之以陳為吉甫子考以李為傅說蕭何其比
擬不論如是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道

遠堪自樂洛陽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
云莫以才難而終期善易聽未為門下客徒謝少
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顯朝以希烈
柔易乃薦之其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
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派其泥而揚其波衆
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醪此與孔子和而不
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實得喪
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猶急福

躁其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
才揚已忿懟沉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者猶狹
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
三黜有愠色即非賢哲樸孫邵云道廢固命也何
事葬江魚皆賤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楚國茫茫
盡醉人獨醒唯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
由來亦不仁

韻語陽秋卷第九

曉

丹

陽

葛 立方 常之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藉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藉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為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為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

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七死屬漢高祖今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於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撓槍臂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

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而論議格調出瞻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槌之事以謂良不為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圮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此哉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疎竒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

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
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
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
之然繫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
吉也故揚子云荆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
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
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
盜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
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浹濕

留
青衫之上何意如此此亦余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
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浪逐
謫輕將清淚濕青衫又云及泉曾改柱公誓勝母
終回曾子車素綆銀床堪浹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李義山詩云本為晉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

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
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
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是
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
高祖設指蹤之喻盡之矣它人豈容議耶

章蘇州睢陽感懷有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
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
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然
韓愈嘗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
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
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
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
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
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

齊

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
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
死則死之不可計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議
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衆
駁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椰子厚云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計彼
狂使康公能如魏顥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
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
違魏顥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椰子之論合而
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

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
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大和末闖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耻而元和逆
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
碌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己而殺陳宏志於
青泥驛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
保首領又斲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
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
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石欲
因王守澄之勢乘群宦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

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并露之既世
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謂不
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并與李中敏皆
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并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
潁陽之歸杜牧之贈并詩云大和八九年訓注極
虓虎吾君不自覺二兇日威武喧上皆傳言明辰
相登注和鼎一餽予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
斥南荒去又古詩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
充來見犬臺言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
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

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穀身之既故牧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李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士大夫畏攝士良輩遂加以姦亮之目而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特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為所撿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

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書驚千古缺鑽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入逐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悞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

申宋申錫之寃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
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
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
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
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
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
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旋致貶責
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
時而憲宗未嘗謫李其李其仕文宗之時而文宗

時無辛卯也豈牧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
子辛卯也鵬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
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其之寃爾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備錢獻羨餘怨
聲係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罕常侍詩
云君今待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
幾年又有荅竇華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荅却
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其露之事則可
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

李訓謀逆將立節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
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
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一觀望腐夫闖人而誣實
人於死地楚忍為是乎其路野史乃言尚賴舊相
令孤楚獨為辨明若以史為證則野史之言未必
公也

安祿山反求王璘有親江左之意子湯勸其取金陵
史稱薛瑒李臺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
止言求王璘辟為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
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求王東巡歌十一

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印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
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天呈欲度遼若非替其逆
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
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恨迫脅上樓船從
則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
宋中丞薦白謫云遇求王東巡曾行中道乃用白
述懷意以收拭其過爾孔巢父亦為求王所辟巢
父察其必敗索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
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

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韻語陽秋卷第九

韻語陽秋卷第十

冊陽葛立方常之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
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軒后爪牙常
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
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
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
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
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
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顛西

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
之義不篤也則有筮篋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
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
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
有雙鸞離之篇所謂雙鸞復雙鸞雙飛令人羨玉
樓珠閣不獨棲金窻繡戶長相見徐寃白之行事
亦豈純於行義者哉求王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
於君臣之義為如何既合于劉又合於魯又娶於
宋又携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為如何至於
友人路亡白為權窵及其糜潰又收其骨則朋友

之義庶幾矣送蕭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
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既識伯
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
如弟凝錚濟况縮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
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
不能為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為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東晉作補亡詩於南陔
白華二篇每以為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
白華曰竭誠盡敬壹壹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

今之人恃親之愛已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
以為事親之戒

王稚川調宮京師母老留昂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
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
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虞
夏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
至為親滌厠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泊貶
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即詩云留我左右手奉
承白髮親至顙上食差定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
井念母慈亦可見其子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

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
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
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
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
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王勃嘗言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
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魏州多藥草求補
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
國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於親亦可謂厚矣然

不能立身持已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
遠適交趾豈得為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僂勃其近之矣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
云種竹常疑出冬筍開池故合涌寒泉蓋不特詠
堂前景物而孝感之事實寓焉出冬筍暗用孟宗
事涌寒泉暗用姜詩事

張劔州以太夫人喪劔州歸荆公予之詩并示安弟
云烏辭反哺顛毛黑鳥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劔
州至劔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
血思歸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復如

此何取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庭更
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
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
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士一官所驅乃爾為志亦
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
正為此爾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
慶畢顧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
老萊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
所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
逐鷄狗又云何時某氏即堂上拜媪妻蓋戲師厚
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
之後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關西
之戍則曰生女猶是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楊
妃專寵帝室金印盪綬寵遍於銛釧象服魚軒榮
均於秦魏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
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之詠而樂天長
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

師厚之女毓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為之配爾縱
不至負薪如翟婦餉春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
大富貴亢宗榮族如蒲津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
為戲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鄰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
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
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曝藥能
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
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慘已非北征時比也及

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
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
鈎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
秦盍時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
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
嗣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剝新胎髮香綳小
繡襦玉牙開手爪蘇穎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
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璠崔兒後
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云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

重作鄧攸身傷哉繼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
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攷之即道保也孟東野
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
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
割愛為難也若使學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
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
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
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
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况同父之

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曠灸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然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徃徃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不知便為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袞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應勿學耶讀書求甲乙况今西與北羗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袞夫矣連旣結生民塗炭以日為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所謂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家不曾於喧詳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恣之語至云那知我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舍詞待殘拍叫噪擲投盤等

語則誨姪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杜棕也史載棕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快快不平以至於卒審爾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苑并沉時命存焉何至快快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而張銑謂叔夜第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携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揚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覓得黔婁弟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遠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王福時之子勳勳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味樹其後助勸勸又皆以文顯勳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鄉還親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花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豐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勸誡勳勁云欲不可縱爭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

者似非處於禮義之域者常隸廢之語疑為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恠然其間亦有寄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於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已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踰淮則化為枳言如螟蛉之化蜾蠃

無異也夫謐勢焰熏灼如此而機敢為度詞以狎侮之真文人之習氣也

晉傅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文憲詩云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脩之徒為植羽翼幾代太子不而植狂性不自離勵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植遜不也洎文帝即位植屢求試用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卞太后曰

汝已殺任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賤爵則植豈
能無怨懟乎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
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遜干
棄季札慕其賢意謂已素為武帝所愛忌之者衆
故有管蔡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為比亦誣矣
豈其掠美之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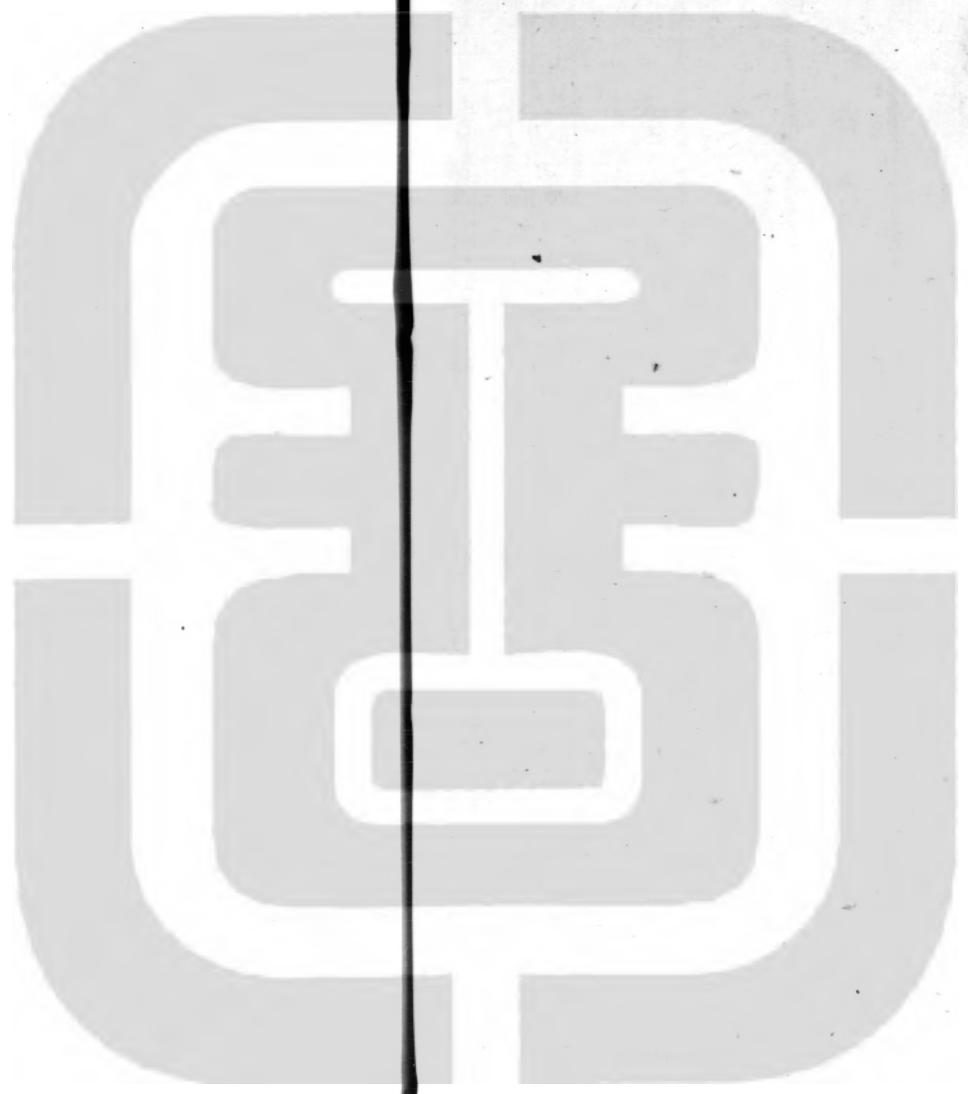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
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
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
免閨門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

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
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
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
砧離放紅蕖想像頗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
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其
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
孝武乃有蒞始知隔千里兮共明之說是莊才情
到處延之未能曉也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
作四弄堂於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圃控弦秋習射

寒窻留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饒心事歡日相并樂
起予先相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株之義作
倍荆亭于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
有倍荆亭記其畧云西園椎輪無辱觀之玩伯元
欲糾合叔季同耳目之適於是基盈天之高宇一
筵之廣列楹為亭號曰倍荆至先人文康公罷官
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樓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
二老堂於宅南秦望田里諸山皆在目植花竹於
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
家總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鵝原暮下沙水

暖鴈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芝萼斲詩
如許工坐久興闌却竹杖出門人指兩僂翁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blurring and low contrast, but some characters are visible,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1901' and '1/1'.

